

双峰会期间 法轮功学员和平抗议中共迫害



高碑店真言

第 63 期

2010 年 6 月 30 日

胡访渥太华 雇来的华人明真相退党



(明慧记者章韵多伦多报道) 二零一零年的八国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于六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在加拿大的安省多伦多市举行。中共党魁胡锦涛访问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后，于二十五日下午抵达多伦多。

二十五日下午五点十一分，当胡一行的车队刚抵达多伦多，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就看见了在公路两侧法轮功学员高高举着的“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

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议活动首先是两点三十分在中领馆对面举行。与前几天一样，学员在舒缓的音乐中炼功，和展出反对酷刑的演示。静静地表达他们的诉求。下午三点三十分，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多伦多多家媒体做了采访，主流媒体的 CP24 电视台做了现场直播。几名身着黄背心的警察只是偶尔指挥一下交通，看不出一点紧张。

在多伦多大学就读的大学生安格拉签完名后对记者说：“我都记不清有多少年了，我基本上是每天都看到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的和平抗议，因为我就住在中领馆的附近。他们只是在炼功和打坐，很平和，为什么要迫害这么一群人呢？还持续了这么久，该结束了，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来制止这场迫害。”



喜马拉雅山变成了门坎

前几天，我路遇好友陈姐，她笑着问我：“你说喜马拉雅山变成象门坎那样高，可能吗？”我说：“可能，做梦就能。”她说：“我没和你开玩笑，这是真的……”

原来，陈姐的母亲在二零零七年时得了绝症，沈阳的几所著名医院都给判了死刑，说最多挨不过半年去。幸运的是她母亲在这紧要关头知道了法轮功真相，并由原来的抵触到自己也学炼起来，结果现在变得比健康时还能干，家务活全包了，全家人都感谢法轮功的救命之恩。她母亲现在常说的话就是：“啥是自己的？就健康是自己的，儿女再有钱、再孝顺，他们不能替你难受，不能替你去死。”

陈姐感慨地说：“妈妈被判死刑时，我绝望了。在我看来，绝症就象喜马拉雅山那么高，不可逾越。万没想到，在法轮功面前，喜马拉雅山变成了小门坎，一步就迈过去了。如果中共不迫害法轮功，会有多少老百姓能死里逃生啊。”

听了陈姐的讲述，我很感动，看来我也该学法轮功了。

文 / 沈阳市沈河区大南居民



(明慧记者章韵渥太华报道)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中共党魁胡锦涛一行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访问期间，在胡入住的威斯汀旅馆、要开会的总督府和要与加拿大总理会晤的国会山庄，法轮功学员都打出横幅，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罗刘周”。胡一行所到之处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打出的横幅和听到反迫害的呼唤声。法轮功学员的所作所为也令很多世人明白他们慈悲救人心。

在胡一行入住的威斯汀旅馆正门对面，法轮功学员在胡到达前一天(二十二日)挂起了横幅，并通宵在横幅前守夜。半夜两点多来了两百多名中国留学生、华人社团的人拿着中共红旗，来覆盖法轮功学员挂着的横幅。

来自多伦多的法轮功学员周传英接受采访时说：“为了守住他们霸占挂上的红旗，他们就轮流派人来值班守着，而每来一班人都是恶狠狠地来，笑咪咪地走。因为他们听完了真相就走了，有的对我们说‘非常感谢’，有的不再守了，有的说希望能看到中共早点灭亡，有的还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一位渥太华大学的留学生以“金宝”的名字退了团后，对石女士说：“我把我们的旗往下栓，让你们的横幅更显眼。”他还说：“你们的横幅做得真专业和牢固，不象我们用小麻绳，并且还歪歪扭扭。石女士说：“因为我们是用心做，你们的是用钱做的。”他赞同地点点头，高兴地换班走了。

一位以“金栓”的名字退了队的渥太华大学生，他的同伴要来给他换班了还舍不得走，还要听石女士讲。最后说了好几个“谢谢”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一位以“金环”办了退团的学生，听完石女士的介绍后，对贵州平塘县掌布乡的藏字石(上面天然形成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很感兴趣，他说：“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事呢。”拿着上网找“藏字石”的网站名走了。

一位老人指着自己头上戴着的帽子对李女士说：“我们就是为了这顶白帽子才来的，就是‘白吃、白喝、白住和白玩’。我们心里都有数的了，我也知道共产党必亡。”

另一位老人提了很多问题，谈了半个多小时，最后这位先生对李女士说：“你们说天灭中共，我也相信，但你可以告诉我它什么时候亡吗？我今年都七十六了，我可以看到吗？”李女士就真诚地对他说：“你只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就一定能看到。”他高兴地说：“谢谢你。”

就离开了。◇

八路军的土匪流氓逻辑

史海钩沉

那是上小学四年级时，也是大饥荒的年代。和我最要好的同学给我讲了一件关于她家的事情。让我既感到震惊又一生难忘。她叮嘱我千万不要把秘密告诉给其他同学，我答应了她。

她说，她家有开家庭会的习惯，就是每周六夜深人静，别人家都已经入睡后，同学的奶奶会让家人把门窗关好并熄灯，然后全家老小聚在一起，确切地说，是头挨头地紧紧挤在一起，给她们讲家中的血泪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讲着。

奶奶讲，以前家里很富裕，很有钱。爷爷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家中有许多耕地，还开有布店，一家人过得幸福安康。就在“解放”头几年，八路军打仗经过她家乡，他们了解到她家的日子过得好，一天家里来了几个八路军干部，跟爷爷说，八路军没衣服穿了，打仗需要钱，你要捐出多少匹布和多少块大洋。他们索要的钱物几乎就是家产的大部份。爷爷是个刚直不阿的人，没有答应，并说：那是我们勤俭持家和多年辛辛苦苦挣来的家产，凭什么给你们？可这伙人却说：不给不行，以后我们还会来，你们可想明白了。几天后他们又来要，态度蛮横地问：想好了吗？爷爷说：不给，我们吃了多少苦才积

攒的家业，不能给！这伙人说：再一再二不再三，你们可想好了，到时候别后悔！当时家人谁也没想到“别后悔”意味着什么。他们第三次来要时，爷爷仍然没答应，这帮共匪说：你跟我们走一趟吧。爷爷没有多想，跟着他们走出家门，不长时间，就听到外边响起枪声。奶奶预感到不好，带着家人冲出家门，这时爷爷已被这伙共匪杀害，躺在血泊之中。奶奶和家人的悲痛可想而知。那真是晴天霹雳，而这帮恶棍流氓却说：看到了吧，再不交出来，这就是下场。言外之意，不交出东西还会杀人。在他们的淫威下，奶奶强忍悲痛，带家人去拿了许多匹白布和大洋。而共匪流氓却无耻地说：早这样不就没事了吗？就是说抢财杀害无辜成了正当的，拒绝被抢成了罪。这就是共产恶党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土匪流氓逻辑。

爷爷被杀害后，全家人处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却不敢声张、发泄。要哭也得夜间在被窝里偷偷地哭。因为爷爷是被“政府”枪杀的，当然地成了“罪人”。从此全家老小在强大的阴影笼罩下生活，在别人面前更是抬不起头来。

自从听过同学讲这段家史后，我当时虽小，但幼小的心里多少懂

作后，还是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惊恐地说：这事她也告诉你？！接着“哎”了一声说：这些我都知道。原来我姥姥家曾经和同学的奶奶家在一起住过，也知道一些事情。据我姥姥讲，同学的爷爷奶奶都是很精明能干的人，家庭和睦，是个很老实本份的人家。她爷爷被杀害时，才四十岁左右，奶奶一直守寡。从那以后，很多年当中，她家都在恐慌中生活，更确切地说是苟且偷生地活着。

即使这样，“文革”浩劫她家仍没能逃脱厄运。由于她家被邪党定为“地主”成份，和千万个“黑五类”家庭一样，被遣返回老家农村劳动改造，那又是一段辛酸的血泪史。回乡后，队里分给她家的是多年没人住的破旧房屋，夏天漏雨，冬天漏风，派给她家的活都是既累又挣不到好工分，农村人都没人干的活。对于在城市长大的人，可想而知要遭多大的罪吧。这还不算，由于姐妹三人长的漂亮，又聪明懂事，被队干部看上，要强行嫁给他们的儿子。姐妹们当然不干，这帮恶党干部就不给他们全家派活儿，没活儿干就没工分怎么活呢？没钱买粮啊，全家急的抱头痛哭。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姐妹们看着为难的父母亲，为了家人能下地干活，能活着有口饭吃，不得不先后答应嫁给她们非常不喜欢的人。

后来同学随知青返城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也是为人妻为人母。失散这么多年，当找到我哭诉这些年遭遇时，同学仍泣不成声。她说：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找你，特想当你面痛哭一场，对你诉说我这么多年来所受的罪、受的委屈。看着她字字血声声泪的诉说，我心里好难过。

中共恶党的历史就是整人的历史、杀人的历史，在过去的历次运动、大饥荒中，包括“文革”浩劫、“六四”，数千万无辜失去生命，今天中共恶党又在残酷迫害着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并惨绝人寰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出售，中共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它犯下的滔天大罪十恶不赦，上苍不会无视恶魔的所为，天灭中共已是历史的必然。

文 / 宇明



高碑店警察频频骚扰肖秀英

（明慧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高碑店和平路派出所警察近三个月来，每月都到阎家务村法轮功学员肖秀英家骚扰，非法搜查。

六月十二日五点半左右，和平路派出所徐晓峰等七、八个警察开三辆车又闯到肖秀英家。当时肖秀英去接女儿放学，家中只有她八十岁的老公公和三岁多的小儿子，警察们大呼小叫着到处乱翻，小孩子被吓得直哆嗦，裤子都尿湿了。

警察什么也没找到。等肖秀英回来后，一戴眼镜的女警（警号 041421）想骗肖秀英跟他们走，遭到肖的拒绝。

这已是和平路派出所警察第三次来肖秀英家骚扰。之前他们曾在 4 月 14 日、5 月 20 日闯入肖家骚扰。

高碑店和平路派出所电话：0312-2812110
参与非法搜查的警察的警号：041470、041998

得了一些思考。对于教科书中和宣传中的什么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什么“露宿街头”啊，什么“不白拿百姓一粒米”等等，我开始产生疑问。因为我相信同学的话，她是个从不说谎、乖巧、优秀而且值得我信赖的好友。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尤其是看了《九评共产党》以后，我彻底明白了，恶党从来都是在用暴力镇压着百姓，用谎言欺骗愚弄着一代又一代的世人。

我遵守着对同学的承诺，没有把这秘密告诉给任何人。但多少年过去了，我已经参加工